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六

唐書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判祕閣廬陵歐陽修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好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負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  
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  
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  
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裏謁不忤于朝外言  
不內諸閭闔睢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  
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旣交則情與  
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  
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好左  
右附之儉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  
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  
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歛  
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  
寡嬖溺之私羣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  
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后妃列傳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  
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  
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  
於下故能終天年阡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蒸于朝  
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旣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戚地已踈人心相挺玄宗籍其事以憾豪英  
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執奪而事淺也然二  
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 宗室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  
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  
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  
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  
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  
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

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  
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  
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  
議建諸侯當少其旌與州縣襍治以相維持然天子  
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  
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  
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  
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  
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  
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



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未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疆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

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矣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狗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



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 三宗諸子

贊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何耶彼固自絕于天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 十一宗諸子

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門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 諸公主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槩亡者闕而不書

### 李密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



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克竇建德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顛幸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克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

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劉文靜裴寂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滄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詆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段志雲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



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  
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  
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稊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許紹程知節柴紹任瓌  
丘和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  
士有一槩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椽椽梁柱以成大室  
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  
禮法自完賢矣哉

李靖李勣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  
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  
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  
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  
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  
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勳乃私已畏禍  
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  
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  
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  
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覆孤



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干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李君羨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謹識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高儉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閔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阜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高儉竇威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



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  
遭興運埋光鎡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  
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房玄齡杜如晦

贊曰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  
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  
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  
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  
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  
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  
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  
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  
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魏徵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虜身  
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  
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  
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峽峽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  
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  
暮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薛收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昔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劉洎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



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疎惑於佞難哉

蕭俛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

蕭瑀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寔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姚思廉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雷霆思廉以諸生侍孱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



宜太宗之尊表云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芬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芬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渙泐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芬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韋雲起孫仗伽張玄素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侃然獻忠時主方褻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嚮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堪胷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



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些乎

傳奕呂才陳子昂王無競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諸夷番將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鷲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璿張仁愿王悛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鬪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率復唐室功盖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齒以逞盖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裴炎劉稹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廟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韋見素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陰儲蜀貲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

張廷珪韋湊韓思復辛替否李渤裴潏李中敏

李甘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潏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徐有功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白居易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

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深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毋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與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五王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



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  
籍以爲威何其淺耶爨牙一啓爲豔后豎兒所乘劫  
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  
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琚王毛仲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  
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  
其奇則猷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  
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  
驕不足論已

魏元忠韋安石郭震

贊曰魏韋皆感槩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闚臨機  
會不一引手搃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主以  
丞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  
功顯節完一蹶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李嶠蕭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  
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媚艷后挾寵  
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  
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



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淹才益可恠嘆  
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  
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  
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徃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  
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陬信自取之歟

姚崇宋璟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  
舊史不傳觀關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  
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  
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  
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  
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  
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蘇環張說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  
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  
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  
以利遽敗其家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魏知古張九齡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  
率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  
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  
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  
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  
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  
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  
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  
有救哉

張嘉貞源乾曜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  
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  
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廷賞窮  
於忤弘靖窮於權惜哉

崔隱甫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  
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  
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宗室宰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



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傳師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孳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哀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王忠嗣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負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歛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哥舒翰高僊芝封常清

贊曰祿山哀言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僊芝棄陝守關邊賊西勢



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幸使叛將得籍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 李光弼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 郭子儀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旂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太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堅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



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福  
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  
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  
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房瑄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  
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  
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  
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  
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  
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  
戒哉

李泌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  
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  
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  
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  
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恠  
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  
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旣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



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  
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  
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本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  
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疆甯  
利不知大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  
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  
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崔植崔倭

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  
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縱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  
千里爲天下笑倭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  
亂唐故君臣不肖悖繆其謀惜哉

楊綰崔祐甫柳渾韋處厚路隋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  
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  
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  
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  
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元載楊炎王縉實參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闢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七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狀炎牽連載勢與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柝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李栖筠李鄘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骸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劉晏第五琦斑寵王紹李巽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



唐中饋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關播董晉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弱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張鎰武元衡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段秀實顏真卿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大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姍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李愬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李晟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獍河南李希烈誣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曰子世似其勞是宜膺後哉

馬燧渾瑊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



于衆無不感槩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  
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  
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  
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  
廢功城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  
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城固  
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陸贄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  
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  
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黑  
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  
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  
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  
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韋臯張建封嚴震韓弘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反  
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  
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  
長沒天年宜哉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贊曰巢父特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奉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累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爲孝友閭家君子之澤遠哉

歸崇敬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



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  
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  
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  
必有辨其妄者

鄭珣瑜高郢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  
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  
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  
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  
不足相輕重云

崔羣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  
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報又  
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  
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僕可去  
雖存佞不遷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  
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  
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  
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  
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謂桓侯也



賈耽杜佑杜牧杜悰令狐楚令狐綯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  
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礮中而玉表歟悰綯世當  
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裴延齡韋渠牟皇甫鏞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  
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  
回沉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鏞以聚斂取  
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  
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  
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  
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僨  
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  
才大夫惜哉

杜黃裳裴垪李藩韋貫之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垪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  
實皆足穆天紱經國體揆衰奮王葛攘四方憲宗中  
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



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 劉昌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捧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 李光顏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 裴度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



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  
穆宗不君愾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  
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沈浮爲  
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詆  
云

牛僧孺李宗閔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  
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  
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積浮  
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

罪人歟

竇羣劉栖楚柏耆

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  
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  
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  
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韓愈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龜俚混  
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寃儒術以興與憲薰醲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剗以撲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湯雒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雒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劉蕡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疆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興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寄元  
與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  
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  
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  
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  
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  
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  
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  
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  
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李德裕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  
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  
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毛威奪者下陵聽弗  
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  
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闕于前而以  
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  
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  
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  
與姚宋等矣



李蔚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  
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  
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  
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  
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  
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  
竒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  
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  
賤近貴遠爲意鞅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

又懷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  
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  
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  
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奠饗寇戎大作  
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咲至憲宗世遂  
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  
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  
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  
解之皆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  
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



以身爲狗嗚呼運疾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珣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鄭縈朱朴韓偓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悞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縈朴輩不次而用捍豚臙拒貍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盧攜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鏑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齒也

鄭畋王鐸張濬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



謀不乖如收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唱  
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  
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 趙匡凝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  
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  
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  
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  
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 王重榮

贊曰以亂收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收亂險賊者  
能之蓋收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  
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  
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誠朱玫仆僞襄王  
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收亂而卒于亂  
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  
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 楊行密

贊曰行密與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  
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



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孰視朱温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僨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

高仁厚田頴朱延壽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頴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六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七

唐書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判祕閣廬陵歐陽修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忠義傳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脛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



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孝友傳

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殞進昭截左骹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承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干篇

隱逸傳

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慕者類于篇



循吏傳

唐興承隋亂離剗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

緋魚開元中又網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媿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勛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儒學傳

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染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



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  
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  
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  
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 啖助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寢  
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

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  
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  
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  
助所階已

### 陳京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  
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



卷之二十七  
四  
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冒歛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鏘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 文藝傳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泐江左餘風絳句繪章揣合低叩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需齊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

少森嚴抵轍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持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



不及非志不及諱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闔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斑斑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杜甫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馱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袁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方技傳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



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烈女傳

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外戚傳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

高宗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帝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闔戶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宦者傳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



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負七品以上負外置千負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負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

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籍又日夕侍



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僭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馬存亮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簿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宦者傳後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奸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邪

酷吏傳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  
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  
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  
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槌翦宗支故縱使上  
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  
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  
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  
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齒臭達道路冤血流  
離刀鋸忠鯁貴疆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  
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

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  
常推刺之吏以儉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  
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瓜縣髮熏日號曰獄持  
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  
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  
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  
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讎一惟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  
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  
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奸臣作  
威渠儉宿役頗用慘刺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



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怵利  
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 藩鎮傳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  
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  
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  
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  
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  
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  
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

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  
鈇鉞鈍含忍混貸照背逆孽始爲故常而執事大人  
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  
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  
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  
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  
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皆脅疽根此復何也  
議者曰偃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  
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秦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賦夫貪心未及畔岸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輶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大抵生

人油然而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



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籍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 魏博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爲輕重

### 鎮冀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 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宣武彰義澤潞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盜區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瞑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突厥二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疆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徃從之其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大古無有也高

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茂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浸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



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疆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  
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  
人謀夫媿師園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  
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  
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  
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  
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  
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  
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  
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  
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  
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  
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  
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  
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  
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



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  
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  
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  
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慄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  
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耻者沙陀也使克用  
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 契丹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  
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  
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爲不賓隨輒夷  
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  
寶之後區夏疲破王官之威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  
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人能  
之

### 東夷傳張保臯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  
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相視  
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  
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  
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



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權於保臯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爲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基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祈奚唐有汾陽保臯孰謂夷無人哉

### 西域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寢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帛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暨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



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南蠻二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爲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姦臣傳

贊曰木將壞蠱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肅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叛臣僕固懷恩李懷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毋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叛臣李錡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



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悴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疆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 逆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



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俗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逆臣傳黃巢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氏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逆臣傳末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七終







